

(14-16) 合订本

藏书家

珍藏版

齊魯書社

下

遊海會寺

青陽更始正春融
拄杖來遊此寺中
陰壑斷崖

農

壽門

(14-16) 合订本

藏书家

珍藏版

齐鲁书社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家·第14辑/齐鲁书社编. —济南:齐鲁书社,
2008.6

ISBN 978-7-5333-2025-6

I. 藏… II. 齐… III. 藏书—文集 IV. 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7281号

藏书家·第14辑

齐鲁书社 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50×960/16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字 数 176千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025—6

定 价: 17.00元

藏書家

主編／宮曉卫

執行主編／韦力

七娘子蔡伸

第14輯

齊魯書社

目 录

治学忆往

- 1 来新夏 我与《书目答问》

故人追怀

- 7 沈 津 一片冰心在玉壶
——怀念潘景郑先生

- 20 宫晓卫 与施蛰存先生的一段书缘

书林一叶

- 24 黄 裳 来燕榭书跋(续十二)

雪泥鸿爪

- 33 周启晋 五世书香(二)
——周学熙与师古堂

- 38 李玉安 芸草飘香垂后世
——湖北藏书家冯永轩收藏小记

- 42 韦 泱 书里人生亦怆然
——贾植芳旧著谈往录

- 52 丁延峰 海源阁今昔谈

- 63 王振良 天津的藏书楼

- 74 翁连溪 李阳泉 少林寺古本佛经保护记

- 79 陈 东 宋刻本《南岳稿》上拍小记

- 86 王稼句 书船
92 刘 蓓 “搢绅老铺”荣录堂

版本谈故

- 100 郑伟章 毛晋在崇祯三年藏书刻书考(上)
107 柳向春 《梅花喜神谱》版本经眼录
113 李国庆 弢翁标注《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
124 涂宗涛 铃印珍本《齐白石印谱》
——苹楼藏书琐谈之九
127 曹旅宁 记陕西师大荣厚旧藏伪满影印本《清实录》
130 止 庵 知堂佚著考
138 方继孝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
142 艾俊川 油墨余香犹在身
——我收集的几种油印本书
150 黄显功 中国早期藏书票的一种新形式

书海披沙

- 156 韦明铤 广陵藏书记
163 李钦宝 猎书手记
166 卓 洛 潘家园的传说之古籍做伪

版本讲座

- 173 林 夕 批校本的鉴赏与收藏
——古书版本知识
183 辛德勇 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

海外书情

- 193 韩 琦 西方汉学史和中西关系史的重要收藏
198 编后记

我与《书目答问》

来新夏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那时,允许跨系选课,所以我除选历史系课程外,还选读了中文系的“目录学”。我之所以选“目录学”,一则初入大学殿堂,感到这是一门既生疏而又新鲜的课程,是前所未闻的学问,一定有许多值得探寻的知识奥妙;再则,住入宿舍后,有几位中文系高年级的同舍生告诉我,这门课的主讲者余嘉锡(季豫)先生的目录学造诣极深,足称近代目录学大师,使我为这种盛名所震。我又从同舍生借给我读的余师所撰《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读到如下一段话:“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我既想走学术之路,无疑应涉目录学的藩篱。于是选修了“目录学”。从此,古典目录学便成为我学术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我同时专攻的历史学、文献学和方志学等其他学术领域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瞻仰到季豫师的风采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他讲课操湖南乡音,手不持片纸,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这门课规定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季豫师要求我们准备《书目答问补正》作读物,分两年按四部秩序讲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当时,我幼稚地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一遍。1943年3月间的一个风沙天,我到柴德赓先生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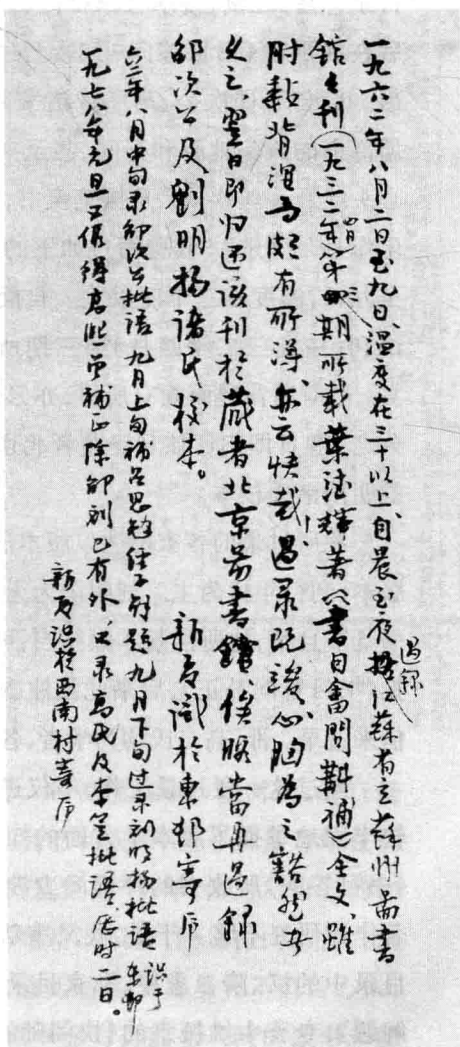
请益,谈到读《书目答问》的困难时,柴先生把所藏贵阳本《书目答问》借我,并告我比读二书当能得益。回舍后,我先校读《著述姓名略》,纠谬补正,果有所得,兴奋之余,即于我那套《书目答问补正》书后写一小跋云:“癸未三月二十七日,京师尚有风沙,走访柴青峰先生寓,借其贵阳雕版之《书目答问》,返舍手校《著述姓名略》,正其纰缪,补其不足。校竣,识于后。”

这是我第一次比勘异同的校勘实习。隔了一段时间,全书比读完毕,自以为略有心得,想进一步深求,便冒昧地登季豫师之门问业。季豫师听了我的读书情况后,很严肃地指导我做三件事: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并特别注意字里行间。二是要我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著作。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季豫师还说,这三点做到,《书目答问》就算初步读懂了。这一点一拨,似已为我祛除迷雾而看到了入门之阶。我也是逐项按着老师指点去做的。

首先,我曾反复读《书目答问补正》,注意字里行间的只言片语,果有所得。如在史部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后就读到小字附注说:“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这不仅了解了这类书的性质,也掌握了读正史时主要参考书的书单。从而领会了目录学对治学的作用。其次,我借到了《书目答问》的第一个笺补本,即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光绪三十年江氏刻本)来读。《笺补》在各书下有笺,各类后有补。所笺涉及版本、分类、辨证、计数及评论诸方面;补则增补所不足之书目。此书有益于开启思路,拓展眼界,但书很难得,遂录其笺补部分,装订一册,可惜在“文革”初起时,这本小册子就被我曾经教过并知道“目录学”一词的勇士们非常潇洒地扔进了家门前正在熊熊燃烧的那堆“封资修”的“黑货”中,我只有目送片片纸灰随风飘去。所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又重得一复印本小册子,差堪自慰。此外,我还读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标注》、《读书敏求记》和《郑堂读书记》等目录学名著,依稀地窥知治学的

门径。第三,我利用1943年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为《书目答问》编了三套索引,并用墨笔写成一册。一本书经过三次反复编排搜检,两千多部书名和撰者都能基本记住,输存到我的大脑资讯库中。我想对任何一部书或任何一种学问,如果都能做一次反三复四的工作,都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是这种方法太笨,肯做的人不多而已。我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明显地感到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颇有左右逢源的美感。并且由于有了基本书目,便能很快地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研究学问的起跑线。这正是我后来能多涉及几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这本索引在十年浩劫中也与其他一些书籍衣物一起被席卷而去,可能因为这是我亲笔墨写的“秘本”,也许能从中搜寻点我见不得人的“罪行”证据,最后大概无所收获而颇感失望,便随手扔到无人收拾的废纸堆中,幸而我的一位老学生孙香兰在被派清理查抄物资时,从废纸堆中看到此索引而善加捡存,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后即送还给我。

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努力,我似乎感到已奠定了古典目录学的入门基础,再读其他目录书也不感到十分枯燥而能从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资讯,钻研学术也没有无所措手足



的苦恼,自信能在学术迷宫中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可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工作繁忙,要从事新的教学与研究;另一方面,“目录学”这类课程很难排入课表而渐渐被人遗忘。我对目录学虽然旧情难忘,也只能原地踏步而无所进展。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处在一种无事可做的闲散境地,长日无聊,难以排遣。我没有什么爱好,只能寄情于读书。于是,重理旧业,又对目录学温故而知新。1963年春,我偶然想到,何不仿《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书目答问》做汇补工作,于是先后在我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如将叶德辉、邵瑞彭、刘明阳、邵次公、高熙曾诸家所标注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于我那部书的天头地脚和行间,甚至夹纸黏条。每毕一家,都在抑郁的心头绽开一丝欢乐。乃振笔疾书,题跋于书尾,录之以见“学海无涯乐作舟”之“乐”。我曾写过如下的工作记录:“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九日,温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过录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刊(一九三二年四月)第三期所载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斟补》全文。虽肘黏背湿而颇有所得,亦云快哉!过录既竣,心胸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归还该刊于藏者北京图书馆。俟暇当再过录邵次公及刘明阳诸氏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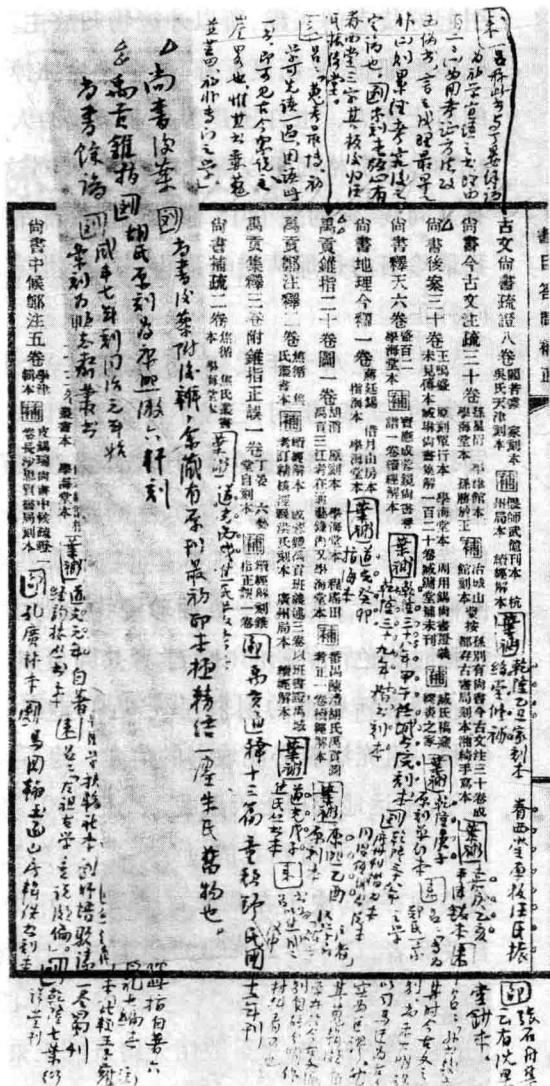
我所过录的各家标注以版本居多。叶德辉为版本名家,所补以版本、刊行年代为主。刘明阳为天津名藏书家,经眼甚富,所藏明本书既多且精,他所注版本颇精当,可惜人亡书佚,徒留雪泥鸿爪于所批《书目答问补正》,后来此批注本又不知流落何方,幸我早自书肆借来过录。邵、高二氏均为学者,各有所知所见,而高则尚间有考证。

经过这一段过录工作,不仅进一步熟悉《书目答问》,而且也比较牢固地掌握了版本学方面的知识和著录版本的方法。但是,对《书目答问》所收书的评说尚少涉及,对《书目答问》以外的目录学著作还研究不够。于是,我又重新精读若干种目录学名著,如史志目录中的汉、隋二志序,私家目录中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題》,专著中姚振宗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以及汪辟疆的《目录

学研究》和季豫师的《目录学发微》等书，并检读这些著作所连及的一些著述。经过这阶段的研读，加深了我对目录学的认识和扩大了我进一步研究这门学问的基础。与此同时，我正在读清代的各种杂书，时见有评论典籍的条目，其中也有评鹭《书目答问》所收各书的。每有所遇，辄录入我的《书目答问补正》中。

做了这番功夫后，我的这部《书目答问补正》已是满目疮痍，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无不充盈墨笔小字，更有夹纸黏条，几难使外人卒读，而我则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我对藏书

外借素不吝惜，唯此二册绝不外借。我曾想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增补，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以利己利人，并且不自量力地在撰者、补正者后面用毛笔添写上“来新夏汇补”字样，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不意在动乱年代，我的藏书不是籍没归公，便是在门前付之丙丁。我十分关心这两册书是否也未逃此厄运！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认领抄家物资时，可能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未能



引起好货者的兴趣,所以才能物归故主。全书未太损坏,只是也用毛笔把那行“来新夏汇补”的字样涂抹掉。看来这是一位有点知识的勇士所为,也许还是曾受业于我的人,否则哪能鉴定我不够作《汇补》的资格而予以涂抹呢?此后我对这部书仍在不时添注。如果有人问我,你的藏书中,你最珍惜哪部书?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最珍惜的是那两册与我相伴半个世纪,并曾同遭劫难的《书目答问补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政通人和,目录学之类的“三基”学问,已经不再归于禁区。宽松的社会氛围不能不引发我要重整《书目答问》的奢念,期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二十多年前的宿愿。可是我却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年逾花甲,身体精力已不如昔。甚至当年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因此,一方面珍藏我的批注本,不使再受损伤;另一方面随时物色可信托的中年学者共同合作,编纂成书,贡献社会。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已近八十高龄,虽然一切都尚在等待,但我一直充满着必能成书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邻。我终于在耄耋之年,幸运地获得上天助我。先是2003年,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君看到我的过录本,了解到我整理的困难,当即提出帮我整理补充,决定在我原有过录本为底本的基础上,更就所知,向有关藏者,广予搜求。历时四年,先后经眼《书目答问》不同刊印本达五十余种。其间发觉原过录本为国学图书馆印行之《书目答问补正》本,多有缺漏,于是改用光绪五年王秉恩贵阳校刻本为底本。经过搜求采录,先后共得江人度、叶德辉、邵次公、刘明阳、伦明、孙人和、高熙曾等十数家。又于2005年,在初稿将成形之际,得忘年至好韦力君鼎助,以其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入我《汇补》。兴奋之余,不禁念及我与《书目答问》的因缘际会,这部融入我六十年心血的《汇补》,不仅由此而更完备和完善,而且有些批注者也会因是书而不再默默无闻,则幸甚幸甚!而今可欣慰的是,《汇补》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片冰心在玉壶

——怀念潘景郑先生

沈 津

去年是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回想往事,历历在目。2003年11月,我自美返沪探亲,在飞机上即在想,找个时间去探望胡道静先生和潘景郑先生。因为前一年的差不多时间,我也是在一个下午的雨天,先看胡先生,再去看潘先生的。他们两位都住在虹桥,所以顺道。可是,我到沪的次日清晨,在和上图旧日同事通话中,却意外地获悉胡先生已在一个多星期前仙逝了,而潘先生也在二天前御鹤西归,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对于潘先生,我自1990年离沪去港赴美后,每年返沪,都会去拜见他,有时还会打个越洋电话去问候致意。每次见到先生,大多是卧床,由于家都夫妇的精心照料,所以先生的饮食睡



潘景郑先生与作者合影(1999年)

眠都算正常,毕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以静养为上。然而先生在9月15日却因一场感冒而入医院治疗,二个月后,又因肺部感染而衍发重症,医治无效,于11月15日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七岁。

潘先生追悼会前的一天,我约严佐之教授见面,在饭桌上,我们都对潘先生的去世表示惋惜。我说,潘先生这一走,就意味着三十年代成名的中国版本目录学家凋零殆尽。因为在此之前,七十年代王重民、王大隆先生,八十年代赵万里、周叔弢、瞿凤起先生,九十年代又有顾师廷龙先生,就连五十年代成名的冀淑英先生也在潘先生之前走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10日,潘先生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中。潘家,其先于清初迁至苏州,乾隆时,始以科第贵显。高祖潘世恩,由翰林院修撰,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赐谥文恭。曾祖潘曾玮,官兵刑两部郎中。祖父潘祖同,为钦赐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封光禄大夫、户部侍郎加三级。父亲潘亨穀,为光禄寺署正、附贡生。然而先生家世虽属簪缨,且一族中有三十五人金榜题名,既有一甲一名之状元公,也有一甲三名之探花郎,但潘先生的一生却行同寒素,早已忘其为仕宦之裔了。

潘景郑先生,原名承弼,字良甫,号景郑,又号盦,别署寄沔。幼承庭训,颖悟夙成,雅嗜图书,博通经史。谙音律,精词曲,长于鉴别、训诂、考证之学。他的学问除了自己的努力勤奋外,是有所师承的。老师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词坛宗师吴梅。潘先生尝说:“弱冠以还,略识为学之径途,余杭章师,诏示经史之绪;霜厓吴师,导游词曲之门。”

什么事情都得讲缘份,潘先生能成为章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也是有缘。1931年春,二十五六岁的潘先生为研究《说文解字》而校理沈涛之《说文古文考》,被同盟会的前辈李根源先生看见,极为赞赏,以为年青学子能有如此业绩实属难得,即向太炎先生推荐。章回信说:“潘景郑年在弱冠,文章业已老成,来趣吾门,何幸有是!”从此,潘先生由太炎先生亲自“诏示经史之绪”,又悉心精研,尽得其奥秘,学业

大进。1934年,章氏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潘先生被聘为讲师。讲习会的刊物《制言》,章虽挂名主编,但具体作事负责的则是潘先生、朱季海等人。章氏去世后,章夫人汤国梨女士即率诸门生在上海办太炎文学院,潘先生则仍任教其中,直至文学院被汪伪政府强行停办。先生曾与人合编有《章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及《后编》。

太炎先生门下弟子众多,听其课者即在五百人以上,但章却非常看重潘先生。1933年11月,章太炎致潘札有云:“东原以提倡绝业自任,门下若膺、怀祖、巽轩,可谓智过其师。仆岂敢妄希惠、戴,然所望于足下辈者,必不后于若膺等三子也。”“明年定当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鬻,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欲,于前修无负矣。”戴震门下的弟子段玉裁(若膺)、王念孙(怀祖)、孔广森(巽轩)都是乾嘉重要学者。章氏此札可以窥见其寄希望于潘先生将来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并对于文献学、文字校勘学等方面有较大的贡献。

苏州,山温水软,绿畴绣野,灵秀所萃,人文蔚兴,自古即得天时地理之利,故人聪物华,士民俊秀,且历代都为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士宦退隐之乡,所遗撰著之多,雄冠东南。私家收藏图书,蔚然成一时风气,其中又有著名学者专家,所藏之书多与其读书治学密切结合,故学术著作于研究贡献甚大。潘先生是藏书家,也是当代中国具有精深造诣的版本目录学家之一,他和其兄潘承厚继承了祖业,也得到祖上竹山堂藏书,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

先生于版本鉴定独具只眼,功力绝非一般。先生尝自云:“余生薄祜,十二丧父,上袭先祖馀荫,有书四万卷。稍知人事,颇喜涉猎,自经史子集以逮百家杂说,辄复流览,贪多务得,每为塾师所非斥,而余怡然自乐,未尝以他嗜少分其好。弱冠以还,节衣缩食,穷搜坟典,于时求备而已。秘册精槧,不暇计及。先兄泥古善鉴,与有同嗜,力所未及,辄为援手,积累二十年,藏篋卅万卷,列架插签,虽不敢自比于通都豪富之藏,然以之考览优游,无阅肆借瓠之苦。”(《陟冈楼丛刊》序)又云:“学艺而外,耽嗜图书金石。才十五六龄时,便节衣

缩食,有志穷搜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自壬戌(1922)迄丙子(1936),十五年中积书三十万卷,石墨二万通,簿录甲乙,丹黄纷披,甘老是乡矣。”

先生弱冠起即购书,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眼之书也多,赏鉴能力也随之增强。二十年代后期,先生即与苏州藏书家邓邦述、徐乃昌、宗舜年、丁初园等人结识,晨夕过从,获闻绪论,纵论今古,乐谈版刻,赏析奇书。甚至与老辈藏书家角逐于书林,偶见一奇帙,辄相争取,而书贾从中居奇,互相射覆。那时先生年方弱冠,而诸老皆幡然耆彦,引为忘年之交。也正是先生通过和多位老丈的沟通交流,而获得了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和经验。先生曾告诉我说:和老辈们在一起,听到的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他还说,那时买版本书也有鉴定错误,没有看准的,那就会请老辈们看,想怎么会上当的,然后总结教训,以求少犯错、不犯错。先生的版本鉴定学问全凭水滴石穿之苦功,非长年累月之积淀,决达不到此一境界。如此说,是因为此门学问无捷径可走,全凭所练就的一双眼睛。

1937年,日寇侵华,苏州文物备极蹂躏,狼藉篋衍。藏书家老成凋谢后,遗笈飘零,流散市廛者不知凡几。丁初园、孙毓修小绿天、莫氏铜井文房、曹元忠笈经室、顾公鲁、徐氏积学斋、许氏怀辛斋藏书相继流散殆尽。沦陷区之不少文献故家,又以生活日渐艰困,所藏珍本古籍,无力世守,也纷纷流入市肆。在抗战正酣的那个年代,以个人的力量去大规模抢救古籍善本、保存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先生尽管衣食困迫,无复购书余力,但仍以抢救传统文化为己任,访旧搜遗,择尤选萃,尽可能地去保存一些乡邦文献、故家遗物及明末史料。先生认为中华典籍文化乃前贤精力所萃,即使一般学人稿本也应保存。如诸仁勋《后汉书诸侯王世系考》一书,此稿经乱,由嚆城流徙沪肆,鲜有过问及之者,先生独惜其文字之湮灰无传而留之。

有些稿本流入市肆,估人莫审谁稿,一时无人问津,但先生识得手笔,急欲为故人存留纪念,如吴大澂《吴宓斋先生手校说文》、宗子岱《尔雅注》残稿等。先生还曾在市肆乱书堆中,发现劳权手抄《云山

日记》，黏贴在兔园册子上，先生知道是焚燹之余，购下后觅工重装。又如像陈鱣手校本《五代史补》及《五代史阙文》，既无陈氏印记，又无署款，贾人不识，先生亟收诸篋笥。有的书流入印匠之手，破碎几罹覆瓿之厄，如《姚秋农说文摘录》稿本。先生尝叹云：“锋鏑余生，情怀抑郁，重以衣食困顿之际，癖嗜未解，嗟嗟吾生，徒自苦耳。”那个时期，先生在苏州还协助郑振铎搜集明清总集及清人诗文集，曾代为购得罕见本多种。先生在保存古籍方面，功不可泯。

王佩诤《续藏书纪事诗》中有一首是咏潘先生的，诗云：“滂喜斋溯收藏富，金薤琳琅旧雅园。渊博当今刘子政，玄著超超七略存。”先生费尽辛苦，多方搜集，累藏珍本数万册，均藏于著砚楼中。“著砚”者，以藏宋代王著之砚也。先生很多藏书，都有函套，红红绿绿的颜色，我曾问过先生，为什么要用这种颜色。先生笑着说：那都是用被面做的，红白喜事时，亲朋好友们送的，太多了，又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就用来糊在马粪纸上做成书函套，这叫废物利用。先生藏书虽说未丰，但孤本秘籍往往而在，是犹千狐之白，所重者以精不以多也。

书籍藏弃，鲜有百年长守之局，自古皆然。先生是过来人，兴废变迁看得实在太多。抗战胜利后，先生遄返检书，三十万卷所存已十不一二矣。1950年，先生在沪，又悉故乡所存之书为其侄论斤斤卖以尽。固知聚散飘忽，但及身而见，仍怆然之至。“第念三十年来，篋衍所存，一毁于兵火，再罹于肱篋，其仅存者比悉论斤于犹子之手，历劫荡然，固不免恋恋悵悵。”（《著砚楼书跋》序）1956年在上海时，尚有宋元明刻本、抄校稿本千余种，但十馀年中，生活困难，不能数给，往往出以易米，其时，亦去十之四五。

先生深感守书不易，恐旦夕间往往所聚者容或失之，乃将所贮悉数捐赠图书馆保存。前几年我在写《顾廷龙年谱》时，就发现潘先生在四十年代赠给“合众”不少书，也包括元刻本。先生跋《大阜潘氏支谱》云：“比岁旅食沪上，不暇顾及故居，家中长物悉被论斤称担，荡然无存。此书之成，与余齐年，环顾沧桑，冉冉将老，缅怀终岁饥驱，焉能长护斯籍耶？残岁检籍得之，亟捐藏合众图书馆，俾异日